

171
69
10

近藤氏藏書			
一〇	三八	傳記	和書門
冊	號	函	類

文恭先生遺事 四

儒林傳

日本詩史

常山文集

閑散餘錄

新安手東

西遊手錄

義公行實

儒林姓名錄

朱氏談綺

國史館日錄

南塾彙

久方蘭溪見聞錄

規式帳

事類雜纂

中村雜記

燈下隨筆

安積家譜

西遊記

鸞峯文集

伴暢印譜

家父口語



朱之瑜明浙江餘姚人也字魯瑱鍾密少受業于朱永佑

張月堂吳鍾巒書貢劄曰開國來第一識者期以公

輔然之瑜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有之瑜見之志

崇禎十七年弘光元年並徵不就即授江西提刑按

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荊國公方國

安軍不拜臺省交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之

禮下列郡捕送治之之瑜乃棄妻子逃會有左夢庚

之變得不窮追自舟山走日本自交趾復還舟山永

曆元年威虜侯黃承制授官不就五年諸將不知清

兵將至之瑜去舟山如安南阻風不能之遂如日本

之瑜與經畧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謀欲出日本兵、
欲言之、勢未可也、會翊戰死、日本知明清相爭、盡出
外人、之瑜歸監國魯王于舟山、仍授官不受、偶清人
擒之瑜去、將髡之、之瑜不可、居白刃之下、神色不變、
清人乃放、巡按直浙御史舉孝廉不受、之瑜知內地
不可為、欲借援外國、遐僻小國如暹羅無不之、監國
九年、自交趾微至思明、時安南王求明人識字者、或
捕送王、王欲降之、不可、知其賢、盡委國之政、知其竟
不為用、厚禮遣之、居一年、又來日本、而清人破舟山、
殺永佑鍾鑾等、之瑜於是以為明不可復、與其毀冕

裂裳去其髮、事仇讎之清寧去鄉土、全其節義、萬治
二年、之瑜至日本、柳川人安東守約高之瑜之義、詣
長崎請留之、瑜長崎尹許之、守約乃奉之瑜以俸之
半、曰、先生不受、是以守約為不義、乃復不得為人也、
寬文五年、水戶義公召之瑜、至則師事之、号曰舜水、
先生之瑜、久之以為若得此人、佐成之、三代之治也、
人言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國勝于外國、此不察、知遠
之蔽也、傾意道之、為建孔廟、習禮及至宮室衣服飲
食之具、親授其方、無有不成、而常以不能復明為恨、
每寄子孫書、戒勿受虜官、又深德守約之、嘗請長寄

留已養已至厚。每得賜常贈遺焉。守約受輕不受重。以為常之瑜。以為中國雖貴。義未嘗聞也。遺之書曰。往者足下。敝衣粝食。贍僕于艱危之中。豈以我為不賢哉。以為道在是也。豈有有道而忘人之德者哉。足下而忘之。德之盛也。僕而忘之。雞狗不食其餘。况於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自愛。則又當愛人。足下自取高潔。則僕處不肖矣。非足下初與愛僕。敬僕意相背耶。且所謂高潔者。不受不義之物也。足下不受者。非所謂高潔也。守約從是不敢受。義公見之。瑜老召其孫毓仁。毓仁至。長崎見之。瑜所遣。今井弘濟曰。臣

父已喪。有母與弟。已母恐為臣亡也。臣歸告母。以家公召臣之意。翼去就俱不失其意義。公乃使人厚資歸之。偶餘姚兵起。與母逃入山中。後欲如日本。而之瑜已死。之瑜年八十三。病不飲。堇曰。翼延旦夕。非知命者。置酒召親友門人曰。我累君子多門人。諡曰文恭先生。

古儒身傳

明人避亂投化者。元贇之外有朱之瑜。又有林榮何倩。顧卿僧獨立輩。元贇字義都。号既白山人。崇禎進士下第者云。朱之瑜字楚璣。号舜水。嘗為魯王賓客。

林榮何倩顧卿

明亡附高船來長崎。無人知為文儒。窮困備至。獨有
菴後安藤省菴。執謁而為弟子。省菴世事柳川侯。歲
祿二百石。於是分其半供舜水。以助薪水。常藩聞之
瑜名。聘召。賜祿五百石。菴遇甚篤。年八十餘而終。賜
諡曰文恭。林何顧三人。不詳其巔末。大高季明芝山
稿中稱三人明儒。推獎特至。意三人止于長崎。而不
入京欵。或後再西歸者欵。又芝山稿中。說元贊子瑜
之事與他說異矣。其言固不足據。而諸家所傳。二人
遺事。亦有異同。未知其孰是也。若詩則元贊為多元
贊詩。間有佳者。其氣韻蕭索者。亦唯邦亡家破。孤身

航海航理固然矣。何林顧三人詩。見芝山吟稿。暨名勝
詩集者。鄙俚最甚。僧獨立。名善書。詩亡論耳。之瑜詩
余未見焉。或曰。之瑜文集三十卷。日本詩史

貞享二年乙丑秋九月朱毓仁來于長崎奉書義公

復書常山文集

安東省菴。篤學之士。十有祿二百石。食之。初
朱舜水吾國。至リシ時。俸祿ノ半ヲ贈テ奉養シ
就テ學ヒタリトナシ。今時ハ左程ニ尊信スヘキ
大德ノ師モナリ。又志ノ篤キ子弟モナシ。澆季ノ
弊嘆スル。餘リアリ。閑敬錄

拙者も幼年の時弟又泰自効の白濁を以て漢習を以て
は者經小學四年又ふかきまゝに又受執範を以て漢

新安
手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西遊手録

未與朱魯璵筆談

宅曰小生在東武仰盛名久矣不意今接清容先生

是朱之瑜哉

朱曰僕避中國之難去冬棲息貴邦本無實學何有

未虛名叨承光顧羞慚極矣

宅曰莫痛退托先生文章已達東武如小生者拜誦

有日况聞人人所傳先生不失節於北方魏乎

豈不景仰小生東海道常陸列水戸府後生姓宅

未名順者也願欲懷惠以有所質問賜許免否

朱曰庸變以來十年荒廢台臺詩書禮樂之府何足以當清問

宅曰貴諭何敢得當之恐恐懼他日雖無先容欲操几杖如何如何

朱曰何敢當此鄭重之辭

宅曰始拜尊嚴千歲一遇日及黃昏懇告別他日憑久左衛門事事欲有所受必請莫退辭

宅曰辱光臨深感深感遠來泥澤不勝謝荷荷
朱曰昨日即應答拜因泥濘遲遲罪甚罪甚

宅曰順在東武志學有年雖然未逢中國大方人故

所學者皆俚俗文字而已昨日叨獻蕪語未知能似為文字否伏乞嚴誨

朱曰前日初識台顏華氣甚為過異未有貴國習套但未見平日佳作不敢輕議耳

宅曰習套之語不能何之謂也乞丁寧而已

朱曰習者習俗套者套頭不能自出手眼傍他人舊語而已

宅曰本邦近代儒風日盛教師及門生往服深衣野服等堂有洙泗之風然所製者皆以禮記及朱子家禮羅氏鶴林玉露等考之異域殊俗雖以義

興之。而廣狹長短。不便人體。想尺度之品。製法之義。別有所傳乎。願賜教示。

朱曰。貴國山川人物之秀美。幅幘之廣遠。物產之豐盛。自敝邑而外。誠未有與之匹休。惟是文教不足。實為萬代之可惜。秉鈞當軸者。豈不為此慮。至若分為學修身為二義。僕更為不解。近代儒風日盛。敢問學行兼優者幾何人。文章冠代者幾何人。僕匏繫長崎。如坐井觀天。以蠡挹海。惟祈明教之。至若深衣之製。亦祇學聖之粗跡耳。玉藻文深義遠。誠為難解。家禮徒成聚訟。未有定規。服深衣必冠

緇布。上冒幅巾。腰束大帶。繫帶有緋。岳與裳齊。履順裳色。絢纓純綦。貴國衣服有制。恐未敢輕易改易也。

宅曰。前日忝光駕。昨日欲入謝。暫從嚴諭。遲留今日。朱曰。奉拜遲遲。何勞復謝。益增罪戾矣。

宅曰。向所諭媽祖關帝。順未知之。抑何神哉。

朱曰。媽祖者天妃也。專管海道之神。舟船東西洋。來。是其職司。閔帝者蜀漢大將。雲長諱羽。封漢壽亭侯。以正直公忠為神。尤顯於明朝。故薄海內外。無不尸祝。二神非如異教之荒唐也。

宅曰。承教。關帝知是為蜀漢名將。關羽也。贈帝號在何時乎。蜀中有諸葛孔明。尊號不在武侯者如何。朱曰。關帝著靈於明室。明神宗萬曆皇帝。錄武安王。晉爵。崇隆至。協天大帝。諸葛孔明初薨之後。後主即謚為忠武侯。至今未改。

宅曰。蜀漢自古有英傑出焉。揚雄。司馬氏。鳴漢家。眉山。三蘇。及陸游等。鳴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

朱曰。國朝有宰相之子。楊升菴。諱慎者。探花。陳秋濤。諱子壯者。或負奇才如子雲。或顯忠節於勝國。亦自有人。

宅曰。信然也。楊升菴文集已得見之。陳秋濤之書未得見之。想有文章著述而傳世。皇明過人物。高出漢唐者。雖我外國而知之。有素如順之。管見。雖不知所議。而竊聞之。先輩如薛文_清。蔡虛齋者。所謂君子儒。如王守仁。王龍溪。林子中。袁了凡者。淫老佛。不免三脚猫。如王世貞。李夢陽。李于鱗者。文章與五誥三盤相類。而大不及。如徐中行。茅鹿門。鐘伯敬者。不過_醉古人糟糟。今依先生欲質問之。果如何。朱曰。陳秋濤亦有著述。有經濟錄未知國變後其書刊行否。國朝人物。如薛文清。李夢陽。氣骨靜靜。足

為國家砥柱。所謂烈風勁草。板蕩忠臣也。無媿儒者。若王陽明先事之謀。使國家危而復安。至其先時擊劉瑾。堪為直臣。惜其後多坐講學一節。使天下多無限饒舌。王龍溪雖其高第門人。何足復通。袁了凡恬靜清和。亦其好處。全然是老僧。何足稱為人物。其他或以理學名家。或以詩辭擅聲。未足可以著稱貴國者。其中如王弼列。猶少長於數子耳。愚見如此。有當高明否。

宅曰。富哉高論。啓發如披雲仰日。所謂一夜話勝十年書者也。我國當今志學者。易用朱義。春秋用胡

傳。書用蔡傳。詩用朱傳。問亦有好異者。捨宋儒之說。而用近世快活之說。故其所辨論。如長流之不可障。雖然。步步不由實地。如順者。因此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

朱曰。為學當有實功。不獨詩歌辭曲無益於學也。即於字句之間。標新領異者。未知果足為大儒否。果有關於國家政治否。果能變化於民風土俗否。台臺淡知其弊。必不復踏於此。果能自為學修身。合而為一。則蔡傳朱註胡傳。儘足追踪古聖前賢。若必欲求新。則禹稷契皋陶伯益所讀何書也。

宅曰敬齋序及銘賜一閱是先生文章乎

朱曰前日東武命長崎鎮巡黑川公索僕敬齋箴不
要舊箴必要拙作此是前月二十三日所構有媿

大方

宅曰不圖是地而得見此三代文章珍珍請得恩借
以圭得之如何如何順在東武所漫筆文字一冊
在旅裝中願得先生大運斤則華衣之賜也

朱曰拙作不襲古不雕琢粗陳大意而已何足當此
隆佳製仰慕既殷若蒙見教使一讀之足豁心目
方知貴國之有大才也幸幸

宅曰頃日辱煩回章荷甚甚欲侍燕居日夜切
切未知尊翁之暇時故不敢而已今日應嚴旨得
趨樞幸幸前日所寄敬齋文章謄錄已畢謹還納
焉嗚呼如此盛德文字得拜誦之小生喜心不可
勝數

朱曰拙作質而無文昨書直而多戇或取其意勿罪
其言則可倘尋章摘句為戾多矣乃復煩謄錄恐
辱大方

宅曰偶得造儒宗之門。可謂一代之面目。唯恨言語
不通。書不盡言。情緒多端。不能伸之。余願奉先生

於東武。欲得日夜親炙。渴望渴望。

朱曰。幼年稍嘗學問。近者荒廢廿年。謬謂儒宗。甚羞聖道。台臺有情緒。欲教諭之。而言語不相通。前翰教中。問善辭命者。未知其指。不敢遽爾煩人。若僕至東武。東武才士之林。即往恐無益也。

宅曰。退託誠為過也。東武雖多才子。或文人或遊說。問亦志君子之學者。惟多矣。雖然。如先生身生仁義之國。學究聖賢之奧。何為無益乎。小生所不解也。

朱曰。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呂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誠恐貴國惑於邪教。未見有真能為聖人之學者。此事必君相極力主持之。豈一二儒生與下任微官所能挽回氣運也。僕故不敢承命。如有其機。而故為退托。得罪於孔子多多矣。况僕之視貴國。同為一體。未嘗有少異於中國也。貴國惑於邪教。深入骨髓。豈能一旦豁然。

宅曰。明教悉矣。聖教隆替。誠在時君與時相。方今東武。我學日行。國之牧伯。邑之宰主。多是有道之人也。有為之時也。一方之流。雖深入骨髓。而得博雅

君子相與唱我道之美。攻彼方之弊。則雖不在一朝一夕。而或十年。或七年五年。亦可居小異。況今東武有大成殿。春秋二祭不懈。彼一方之流。雖饒舌。而士大夫輩無敢聞之者。唯避南蠻天主教之嫌。故其迹侶尊信一方。實不及我道之行耳。

朱曰。僕在此廿年。所聞俱謬。茲承大教。積疑釋然。果爾。世道人心之大慶也。吾道之功。如布帛菽粟。衣之即不寒。食之即不饑。非如彼邪道說玄說妙。說得天花亂墜。千年萬年。總來無一人得見。所云有悟者。亦是大家共入窠臼中。未有一句一字真實。

可惜無限聰明人。俱被他瞞却。誠可哀痛。吾道明明現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論上下男婦智愚賢不肖。皆可行得。舉足即有其功。賢君能主之上。宰相能嚴之於下。不至數年。風俗立改。若至十年。王化可行。何止變其風俗而已。且行之甚易。不必如禁南蠻如此之難也。

宅曰。先生所冠所服。是貴國儒服。儒冠乎。

朱曰。僕之冠服。終身不改。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為郡丞郡倅。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近者虜變以來。上下無等。清濁無分。工高敢

服宰相之衣。吏卒得被王公之服。無敢禁之者。無
論四民。即倡優隸卒。亦公然無忌。誠可歎傷。僕所
服者。猶是便衣。至於禮衣。此間不便携來。亦力不
能製。

宅曰承領清遇。况又賜清饌。卒負荷有餘。謝謝

朱曰逆旅無佳品。寒儒無兼味。聊以遠方之藝物。充
脫粟之飡而已。幸勿罪輜褻。

朱曰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英也。非言則聖人之
言亦不宣。非文則聖人之言亦不傳。然文須通於
天下。達於古今。方謂之文。若止一方之人自知之

而已。則是方言調侃。非謂之文也。今貴國事事盛美。
而無文以達於中華。則亦何能知其美且大。萬一後
來之法。不能如今日。則貴國之名。永永不傳矣。此君
相士君子之憂也。亦君相士君子之耻也。高明以為
然否。

宅曰文之為用。不可勝計。中國之文章。直寫平日言
語而已。我邦文字不然。平日言語與中國大異。故
作文字亦不自由。是故文才迢逸者良希。雖然。朝
有掌文字官。務學中國之文。其所傳者。日本紀續
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文德實

錄。新國史舊事紀古事記等。皆是我邦典籍也。方
今東武亦有日次記錄。備來世而已。君相士君子。
大概祖先出武隊中。昇高位。子孫世官世祿。無暇
學文字。故多不滿人意。亦無如之何。

朱曰。中國言語自言語。文字自文字。我朝旨制義取
士。士子祇以功名為心。不務實學。故高貴之文。舉
世亦無幾人。多者十餘人而已。非讀書者皆能作
文也。然代不乏人耳。若云君相起於武職。漢高祖
亦起於卒伍。而今日聖教之不墜地者。皆漢武帝
表章之功。所召文章之盛。亦惟西漢為最。僕之為

此言者。謂貴國今處極盛之時。若曰惜乎其獨少
此爾。

宅曰。我邦文人世不少。儒者亦不少。懷風藻文萃秀麗
秘府。略凌雲集。本朝文粹續文粹。經國集。菅家文
藻等書。可略見耳。及近日有惺齋文集而已。

朱曰。僕處海濱。未得讀貴國之文。所見者。本朝文粹
而已。

宅曰。本朝文粹入高覽。其文章如何。文粹有三善清
行者。我邦儒者也。意見封事十篇。載在此書。

朱曰。大槩一見耳。至三善清行者。亦失記其名。僕以

未台臺真懷。故亦抒誠言之。倘務為虛美之詞。不如
此。唐突矣。僕素以西蜀秦宓。晉朝桓溫。刁彛。事為
非。豈肯身自為之乎。直視貴國為一體。故瀝心膽。
無少忌諱。非以氣墜為事也。

宅曰。順亦知尊翁不務外。是故所復無不忠信。何及
忌諱時。及晚景懇告別。

宅曰。未知尊翁雅號及玉字。

朱曰。賤字魯璵。初來貴國。舡主寫冊。誤書楚璵。因誤
而不為釐定號。則未嘗稱也。

宅曰。沒來由。國在暹羅國西。所謂身毒國歟。

朱曰。交趾人謂白頭回回之類。謂之沒來繇。未知其
字果是何如。亦未知其國果在何處。如是身毒之
國。則今古之流毒者。皆其國人之所為也。

宅曰。阿蘭陀國通中國否。

朱曰。和蘭在中國之西北。南蠻紅毛三國。鼎足而居。
繇海道。不繇中國。

宅曰。中國西北有大宛。匈奴等。和蘭應在西南方。

朱曰。匈奴在西北近邊。大宛則過樓蘭車師。疏勒。龜
茲烏孫。繇陸路。涉廣漠。固與此有別也。

宅曰。前約額字仰待而已。

朱曰少閑當書奉

宅曰煙在本草為何草

朱曰不知也近方有此古來未有

宅曰栢我邦今作桶葺屋者欵。

朱曰栢中國樹於墳墓寺觀其材堅而美可為器具

及為棺天子黃腸即此也所謂東園秘器。

朱曰坐久當告別

宅曰今日中秋實一年明月騷人墨客愛賞不辨復

夷我邦古來愛九月十三夜月如中秋未知貴國

亦有之否我醍醐帝之代有管丞相道真依謔左

遷筑前宰府逢九月十三夜月有詩曰昔被榮華

簪組縛今為賦謫草萊囚月光似鏡無明罪風氣

如刀不破愁隨見隨聞皆慘慄此秋獨作我身秋

此詩賞月權輿也醍醐帝我邦聖主世所謂延喜

帝蓋當唐末梁初

朱曰中國惟中秋無九月十三事菊月惟重九登高

十三之月則不賞僕自知友以中秋被虜極刑此

生遂無賞月之樂矣

宅曰王翊死節一事始得承諭板蕩知忠臣蓋此人

之謂也唐張巡宋文天祥而已尊嚴以知己之故

廢賞月吁嗟切切惻惻在尊嚴始得見焉感感感
感

朱曰張睢陽其儔也文丞相依徊濡忍作事卑張不
足以方之

朱曰張世傑好漢子

宅曰陸秀夫亦然也

朱曰亦可未如張也

宅曰謝枋得亦此類

朱曰是也

朱曰張世傑之弟張弘範為虜大將戰必勝攻必取

日夕遣間諜遊說而張世傑一誠不回真人傑也

宅曰兄弟同胞志氣如此相楚越希有有皇明

執事人如王君輩則何使虜氛於燕京哉可惜可

惜

朱曰先帝求治太速而未得其要領臣下畏威習為

欺飾若有如王公者十數人使虜隻輪不返何敢陵

轅兩京蹂躪中華至此極哉

宅曰然也承諭兩京所謂長安洛陽否

朱曰長安雒陽漢之東西京也明朝之兩京為右北

平與金陵耳

宅曰右北平屬燕否

朱曰然也

宅曰金陵屬蜀否

朱曰金陵者古楚地今為吳

宅曰右北平去沙漠幾千里金陵去北京幾千里

朱曰右北平之外即為薊州昌平去虜地六七十

故有黃裏太逼胡沙之語其去大同亦止二百餘

里其出喜峯口墻子嶺古北口永平府俱不遠遠金

陵至北京有二千六七百里

宅曰交趾去南京幾千里所謂臺灣東京安南皆交

趾之種否交趾古五溪蠻否

朱曰交趾先為布政司以其數反覆宣宗皇帝棄之

貢道繇廣西南寧幾及萬里至東京安南即交趾

也臺灣為澗中一島近福州五溪蠻則湖廣沅辰

之峒蠻也非交趾

宅曰越裳氏貢白雉其國今存否白頭回回紅毛和

蘭其種類否

朱曰越裳氏重九譯行三年則非今之回回諸國矣

其種類遠不可攷今中國未有聖人未有來貢者

宅曰古來中國稱我邦曰倭奴是非我邦之通號所

通號下
舜水先生云近世入寇貴國皆筑紫九列之人。其亂逃遠竄掠掠。遂視之為盜賊。此不可不辨。

謂筑紫九列是曰倭奴其為日本國者長門列以東也近世入寇貴國皆筑陽人而并日本列為倭奴遂為盜賊國不可不辨也

朱曰。中國與貴國不通之故。皆邊吏之罪。天子遠在萬里。竟不能知其情。僕久有此志。又平心夷氣。絕無客氣為梗於中。倘有中興之日。僕得仗節歸朝。特當奏陳其顛末。若先朝露填溝壑。則貴國之汚名永永不白。而中國之邊疆未得無事也。入寇之時。淫亂慘毒備至。加之惡名。不亦宜乎。
宅曰。貴國去我邦幾千里。交趾去日本幾千里。來日

本向何方。人人曰交趾在日本西南。其間有幾島有幾山否。

朱曰。中國去貴國水道一千六七百里。交趾去貴國八九千里。來則向東北方行。交趾故宜在西南也。其間幾島幾山。僕見之尚不能識。况能知其數標其名乎。

宅曰日漸暮懇告別

宅曰今日欲奉清容暫出戶門不意倏忽荷嚴訪多謝多謝

朱曰久違台教以賤病不得時相遇從又承令親小

石公每顧今日答拜遲慢為罪
宅曰前日所約額字容易煩下台拳謹拜領小子以
謂衰老不堪運動是以不敢強請耳

朱曰鄙意似尚未衰老只是字拙耳

宅曰小生在東武製一小文欲備電矚而以繁冗故
不敢耳辱不顧煩勞則今欲呈目下如何如何不
拒運斤則多幸也

朱曰久願請教未蒙見示若得捧誦為榮多矣何敢
言運斤也

朱曰請與國學書道理極好從古以來之體書自書

表自表疏自疏不能混也若表須有冒至於書疏
則直入貴國之學大都自己意會故規模稱謂體
裁多不合耳即文辭極佳尚恐有礙也

宅曰此書宜為疏否表疏有所不敢故從書耳

朱曰書亦不妨只是要簡檢諱點大蘇亦有上神宗

皇帝書

宅曰蕪陋文字辱一覽。謙謝。未知似為文理否。願無
皮裏陽秋。而直論其非。則素望足矣。

朱曰。僕好直言。故多唐突。台臺不惠無學。要在清理
氣脈若使氣脈未清。未為為文之絕義也。幸勿為罪。

宅曰。氣脉之清。有何術而可得之。

朱曰。別無他術。只是多讀書。有來歷耳。試看從古大方之文。佳與不佳。則時有之。其氣脉則無^有不清者。又貴國之文字。多自造以填入之。行之遠方能通解否。

宅曰。文章氣脉。蓋從時代風氣而已。唐宋元文字。大概氣脉相同。讀過不滯。就中韓柳歐蘇周程邵朱之文為然。唯迄明家諸公文章。全不相類。終日讀之。徒覺螻牙。我邦文章。多學唐宋。故與明家文章殊不同。未知尊翁意謂如何。

朱曰。螻牙者。此借艱深以文其淺陋者也。或一時偷取功名。則有之。不可掩天下萬世之目也。至於氣脉神理。自古及今。未之有異。何有時代之不同。

宅曰。卑劣文字。何敢從命奉借之。但得賜點竄。則素望足矣。敢不奉命。

朱曰。點竄則不敢。只是讀畢送還。

宅曰。點竄誠所願也。不然則何以得奉大方。

朱曰。僕至貴國。今二十年矣。並未見貴國之文。竊怪如此大國。人物之秀美。地里之廣饒。物產之豐盈。山川之靈毓。如何不產文人。及詢之本地之老唐。

又曾至東武之人皆云無有即見一二故文甚不
滿意前有畧曉文義者至東武而歸亦云無人僕
應之曰如此之大豈得竟無一人特未之見耳終
不信其言前得兩書頗不恊意昨在尊寓讀佳製
亦見其妙終見兩篇耳歸來又復以別事應酬漏
下二鼓而客散燃燈讀佳作終卷喜而不寐方知
貴國有人而人文之興也必矣且意在於尊經翼
聖何等光大讀致林弘文學士書又知貴國王之
志之學益為之喜晤來兩月有餘矣何不以早示
而珍藏至今方以付閱何吝教如此驚喜之深不

能無憾矣

宅曰僕久願先生之運斤今幸賜指南多謝多謝然
猶有褒無貶大非僕之意景仰先生為久何以初
會為辭退憾憾

朱曰初會未知台臺之深若使任情批駁恐非相與
之誼然其中語意非有褒無貶者惟台臺加意勉
旃自可以造大成僕至貴國以來惟見台臺及敝
門人安東省菴文氣渾厚不及台臺英發也千祈
勉旃僕竊有厚望焉

宅曰貴門人省菴雖未知其為人而聞人人說天性

啓明。且親炙先生。有日。其極致不可易。言僕何敢望省菴。拙作擬興國學書。先生已見之。若友。幸其書有稱府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想乏其人。僕得便。且。則欲薦先生。當今教授之師。其祿足養七八口。萬一有招。則可東遊否。

朱曰。省菴之為人。如其文。其立志。更有人不可及者。今者欲來長崎。未奉其主令。未敢見黑川公。是以不得來。然今年四十餘矣。台臺若能虛心極力。日夜精進。且可過之。何遂不可及。興國學事。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為更重。僕深有望於貴國。但以僕

之才德菲薄。何遽足為貴國庠序之師。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尊意何如耳。貴國主讀書好禮。雅意欲興聖人之學。必有非常常字諱之識。亦非今日可遙度也。

宅曰誠如示教

朱曰祭王侍郎章有八首。因東西流移。亡去其五。今存者三章耳。既已覽畢。願乞擲還。

宅曰騰寫未畢。今日騰寫畢。明日速奉之。

朱曰拙作述意而已。不足流傳。何煩騰錄。

宅曰何必然

朱曰貴國讀書甚非其道不獨作詩歌者不可言讀書即治道學者亦不可言讀書但僕此言一出怒者多矣

宅曰日本上世文學大行中世以來荒敗。神祖初受命五十年。略雖事文字。未有傑出之才。故學者之病。皆如先生之言。

朱曰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其表章六經。實為萬代之功。若非漢武。則聖人之學久已滅絕矣。豈宋儒所能開闢也。今貴國但患不能好聖人之學耳。果能好之。且可為堯為舜。何患文章之不及中

國也。此為之數年。便可見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試之。而徒作臨淵羨魚之歎。此言非如釋氏之捉風捕影也。

宅曰。古人不欲封万户侯。而欲一識韓荆列者何也。日聞其所未聞。月見其所未見也。順非敢以古人自處者。然亦聞古人之道。喜之有日。先生以古人之道。教我則為幸。來千里之遠。而逢所未逢之人。而聞所未聞之論。所謂虛往實歸者也。不亦悅乎。今當遠行。再聞至論。亦未可知。願得拜昌言。以沒身誦之。幸勿辭焉。

朱曰。相晤兩月。中間間濶日多。今當遠行。可勝依依。臨別贈言。君子之道。魏公子年之言可念也。應侯英雄。猶然心醉。若在聖門。顏子之若無若虛。不可及矣。賈太傅非不有才。惟不善藏其用耳。能使少。有含蓄。漢家事業。光於文帝之時。必不至漢武令。平津武安開其端也。文章雖一句兩句。以至長江大河。皆當從經史古文中來。必不可用土語湊泊。及自杜撰字語填塞。有此雖集千狐之腋。猶貽續。紹之譏矣。

宅曰。辱荷大教。雖有華袞之賜。而不過之。豈敢不銘。

肝順有小齋。命曰處齋。願勞尊翁。以其銘如何。

朱曰。誠願奉命。但自下數日。事煩心冗。且鄙意見於。昨東台臺尚未之深察。俟台駕行後。數月間。寄至。東武。則可台臺使事有職。

宅曰。何妨使事。

朱曰。不然。不然。此禮也。

宅曰。然則東歸以後。拜高銘耳。荷荷。

朱曰。謹領台諭。

右西遊手錄

按以文辭為文集。多字。又石載。僕。ア。ル。ウ。以。テ。為。

その

寬文五年乙巳七月。聘明遺士朱之瑜為師。問道講學。自執弟子禮。終始不懈。

延寶元年癸丑五月就藩。公將造大成殿於府下。假殿堂於江戶駒籠別莊。使家士就朱之瑜習釋奠。啓聖公祭。及祠堂墓祭儀節。又使梓人受之瑜說。模倣闕里之制。自殿堂廊廡至門墻器物。約而刻之。藏諸府庫。使有志於制作者取法焉。

元祿五年壬申八月。建碑於攝津港川楠正成之墓。親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刻朱之瑜贊於其陰。買旁側之田。屬廣嚴寺僧千巖。永資香火。

八年乙亥建朱之瑜碑於瑞龍山麓。親題碑曰明徵君子朱之墓。命臣覺勤碑陰。備禮親祭之。初之瑜卒。造祠堂于駒籠別莊。公蒞祭奠。每歲忌日。享孰豐潔。哀遺文三十卷。自稱門人源光國輯。

右 義公行實

名之瑜字魯璣号舜水。明浙江人。避亂投化客于崎陽。安東省菴。執弟子禮。且分俸充僑居資。亡何黃門水戶侯。禮致而賓師之。所著有舜水文集朱氏談綺等。

右 儒林姓名錄

忠憤見於陽九述畧至於廟堂之制配享之禮皆有
所論列參酌通融則有宗廟圖說辨折精詳則有大
廟典禮議

右朱氏祀脩序

華人朱之瑜僑居長崎既有年矣水戶君聞其名使
保田若狹守宗雪密告前橋羽林有招之之志故使

小宅生順往筆談

寬文四年十一月

朱之瑜所草春信碑文成其文不愜素聞建而無益
乎然當時無文人以外國人故建之則勝於無碑乎

右國史做日錄

寬文十二年壬子二月十一日村顧言來談曰昨日
水戶侯枉駕於朱之瑜舍設中華之饗禮為水戶殿
新設榻為伴食設椅子各其前陳几其上供肴五十
種許皆以野猪油齋之自未刻至戌半不徹之酒巡

不知其算水戶殿用爵伴會者用盃但非常盃無味噌汁且飯亦最末獻少許耳彼數年之餘資殆充一日之

費乎是其素志也云下與直入室見其所新製之中

○赴水戶後有旨曰大雨旁若入自裏門至內可下與乃如末旨
右南塾上乗華孔席木樣是明人朱之瑜所試樣也

正德三年癸巳閏五月十日水戶八幡宮後思拜

永先生之廟再涉建士人一一戶之移至被修

祭事一

右之牙蘭凌尺少錄

涉傷者 浪乃叔母人少

如實又八年甲申涉記或也

延寶四年春

一 江戸川邊安中 乙酉七月後と古御付再甲申

辰子南古少仍目付前承り少新し七全少能衣記

人曰尔少少仍目付是之海川去來舞多此分斗

境之念後中付之即之七全少能衣記

祿大聖年先祝し七破換修後致を亦一印持

中乃少能衣記
後予乃也并神曰少能衣記少能衣記少能衣記
如實又八年甲申涉記或也

一 五年己酉月

拾六乙酉年

拾六乙酉年 乙酉年 乙酉年

乙酉年

乙酉年

是山川飛鳥草木之類
其色已白如雪
其味如

其味如

又玄錄云舜有先生之藥方云

臘月以鹿肉切片陰干塗鹽少許每此症過用味苦

汁煮熟飲其汁必愈或食其肉一片亦無妨

主治

朱舜先生傳 治裏急後 如刺疼痛 不可堪忍大有功效

有事類禱莫

長壽之太子物之才子ノ手書キ薩ラカニ石丸今浪
人ニ深ク見立奉此人ヨリ成分アリト云南島中ト以テ
シテ其方ハ此ノ藥方ハ物之太子ニシテ僧ニセントカニ
括ノメテ方ニシテ石丸

大中村雜記

千ヤントレキセイト出中ニ交ニシテ百年ニ瓊珀アリト云
舜有傳トシテ其方トシテ所成左ノ如クト云

大乃方蘭溪見傳錄

朱老師口語

井弘濟奉ル

一連名書翰并章奏、大官大位ノ人ヲ始ニ書小官小位ノ人ヲ末ニ書申候由

一遣候先ノ人ノ名モ大官大位ヲ前ニ小官小位ヲ末ニ高卑次第ニ書申候、乍去唐山ニハ人工與一申候書ニ先ノ人ヲ連名ニ書候事、無礼ニ候間一人一人ニ遣申候手前ノ名ハ何人モ連子申候事有之候由

右燈下隨筆

安積氏遺命之條

一休養方長史ノ友父子之厚恩汝代ル忘中ノ別受恩甚恩を忘中ノ大ニ候事候者友父子为上

一朱先生ノ遺命ハ不能中長子ニシテ子ノ所ニ他法ハ經書ニありと終ニ心掛アリ

一朱先生ノ遺文多事白なるカ所至石持可代、昨之文多をハ終ニ寫至守之候、化念ニシ

一三省父、弟、子、親學向ク候、朱先生ノ遺命ニ三省と名兒とあり候、此傳ト一言あり候、此傳ニ三省

三者交何をみぬる方又阻長丸心懸。疎累にふれ
少壯に如龍の如し

一占守に七進の如く何れも自ら守りて疎累にふれ

一た彼大柳の如く、彼を為すに守るべき

一青龍の如く守りて了る。海海

一海龍の如く守りて了る。海海。幸に彼を了る。青龍

一他法に足る。守りて了る。海海。海龍の如く守りて了る。

一占守に七進の如く何れも自ら守りて疎累にふれ

一占守に七進の如く何れも自ら守りて疎累にふれ

一占守に七進の如く何れも自ら守りて疎累にふれ

心懸悔忘に何れも

一朱先とて修然初教とて何れも自ら守りて疎累にふれ

一汝の性もあま利彼の如く。之をたあそく。守りて了る。

一章の如く守りて了る。海海。海龍の如く守りて了る。

一守りて了る。海海。海龍の如く守りて了る。

一守りて了る。海海。海龍の如く守りて了る。

一守りて了る。海海。海龍の如く守りて了る。

一守りて了る。海海。海龍の如く守りて了る。

一守りて了る。海海。海龍の如く守りて了る。

石十二條之等、堅固可お守しおお方とせああ
不考こあ

安積助之五

寛文五年 誨蒙大菩薩

安積お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の亡人舞あ先生常陸より進一し時終ふる名或る念の
侍も一人につらふ奴僕とこそを教すまをみてあり
或心一我明節と君臣乃礼義かくのしと節一かくかく此
こそく我と知る人のかくてむか一くむらびはよむいまを
のときくあまことなるあま一と我のあつといこと後の礼
とあまごみうま一とあまつる者といまういふよとてあま
一と人とい後一と人とい念一平を免侍あまのこととあ
りしとそ 我邦あまの君臣の礼一まきとまは舞あめあ
せらま一とまこい
あまあ

顧言來步曰朱之瑜見余試毫詩曰第一句押韻纂字仄也
 落韻乎云：春常考韻會韻府韻瑞皆載早韻皆仄也不
 通平聲玉篇廣韻亦仄也唯師鍊聚分韻畧載寒韻故
 世人傳習而誤乎余聞之頗驚少焉見山谷詩集下纂字
 任淵注引文選潘岳笙賦李善注纂字與撥字古通用
 之例蓋師鍊據之載寒韻乎撥字為平聲則纂字
 用兩音亦無妨也就思用字每事不可不詳考之之瑜華人
 也故不見聚分韻故決而為仄聲尤有謂然未廣考文選
 注者也 南塾集

野菴又勸聽別立一碑偶明老儒朱之瑜來在水戶別莊
 使彼撰碑文梅洞在時與之瑜相遇兩三回之瑜聞其沒嘆曰
 日域文學衰矣陳元贊亦語勿齋曰林家三代秀才相繼
 可謂日域美談也其為外國人被哀慕如此 卷之三

朱印
 之瑜

楚璣
 氏

閣防
 溶霜

朱印
 之珠

新倚
 亦如

楚璣
 氏

楚璣
 氏

為印八伴暢一印後之

帝有先之大成句。離形と多しぬせるといふ形を
 羅爾よりまきまきして大成をばつていふ
 ことあり。大人當く中かきしといふらむ
 中はつていふ。此の物終るるの意あり。此の
 ことあり。

淨書楮國有餘故跋語如左

逍遙園主藤子默新築一堂於園中。扁萬里流三大
 字以為堂顏。明人朱之瑜所書也。登此則坐臨滄海。
 仰俯乾坤。壯觀之廣何以加焉。余無阮劉之智。又
 乏張融之才。然應其求為之賦。若古風律詩之作。
 所附於諸子弟也。

我皇朝文集

